

<p>參賽類別</p>	<p>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</p>
<p>作品名稱</p>	<p>你們把他的窗戶焊死了</p>
<p>等了很久，外送終於到了。</p> <p>我已經蹲在樓下一段時間，我住的這條巷子容易被誤認成斜坡下的另一條，不管是外送員還是郵差都常搞錯。路燈下吊生著一叢一叢的飛蚊，光池裡上下浮沈，我抬頭出神地看了幾秒，直到機車的引擎聲停在我身旁，外送員兩手把我的冰遞過來，嘴裡不住地道歉，帶著一種讓人心神不安的惶恐。</p> <p>我看得不得別人這樣和我說話，掌管別人生殺大權似的，接過紙盒就倉皇地逃上了樓。上了樓，進了房門才猛然想到，忘記看信箱了。我總是這樣，想要順手做一件事，結果開頭想待會做、中途想著最後上樓前再做、上樓前一恍神——就忘了，最後還是得專程下去一趟。我幾乎要對那個讓我多跑這趟的人起慍怒了。</p> <p>我踩著拖鞋，批哩啪拉地下到門口，扒著信箱一看——空的。我鬆了一口氣。</p> <p>這時隔壁的鄰居剛好回來，我朝他點點頭，他手上拿著一個空的圓筒型餐盒，有點侷促地也回了我一個招呼。空氣有點僵硬，我張了張嘴，我知道他固定這個時間會去餵附近工廠前的野貓，於是想說些野貓節育觀念之類的，但沒等我醞釀完開口，他就匆匆轉身上樓了。</p> <p>我回到房間，打開那盒已經化成糖水的冰，差點眼淚就掉下來。我固執著不願意把它倒掉，好像它還能自己倒轉，結回成冰似的。我抱著手機縮去了床上，外送平台已經催著我評分。</p> <p>他們憑什麼覺得能夠毫不付出地得到我的偏好跟取向？</p> <p>資本家把刀子抵在外送員跟商家的脖子上，然後逼人做選擇。我不乾不淨地含糊罵著資本社會或者自由經濟之類的，評了滿意、滿意、滿意。我感覺自己溶進了手機裡，化開了，然後重新被固化成數字，分類擺進了連最嚴重的強迫症都會微笑的格子裡。</p> <p>我曾經和謝零談過許多，關於經濟體系其實是上下交相賊，又或者是我說，他哈哈大笑起來。</p> <p>我和謝零是在網路上認識的。那時候是夏天的晚上，冷氣的聲音轟隆隆地重複著，我定 27 度，但還是很冷，我裹緊了被單，在決定關掉手機前的最後一刻遇到了謝零。在他</p>	

之前我已經重複了大約一個小時的等待，語言單調又類似的機器人一個一個送進來，再一個一個離開。輸送帶從不為了我而停下，但要我說實話，二零二零年的成年人們似乎太淒慘了點。

而謝零看上去像是偷偷混進去一排機器人裡頭的人類，在輸送帶跑過去時，還朝我眨眨眼睛。那一晚我配著暖黃色的小夜燈和他聊天，這也導致後來每一次我想到他，先想到的永遠不是他，或那天兜兜轉轉說的德希達和葛蘭西，而是那一床撲散的暖色。

黑漆漆的房間裡，我在闔上眼睛前捉著手機，瑩瑩藍光直射我的眼部，最後一次的訊息紀錄是一週前。

當我再次收到謝零的消息時，已經入秋了。那天我不在家，坐在學生餐廳裡一邊勉強扒著午餐，一邊一個人當三個用地處理通識課的爛攤子，我飯沒按時吃就會胃痛，沒嬌氣命格的人硬是生了個嬌氣無比的胃，我想當時我的臉色肯定兇得人鬼同懼。

謝零就在那樣一個時間點發了一張照片過來，我愣著看了來訊提示許久，最後還是點開了。

一張模模糊糊的平凡街景，第一眼我並不懂，第二眼，我坐在人滿為患的學生餐廳，兩手發冷，彷彿即將窒息在急速緊縮的空間裡。

在那張照片中，有一根同時貼著「越南新娘」和「神愛世人」兩張廣告單的電線竿——我家門前的電線竿，而我鄰居二樓破掉的窗戶也隱約入了鏡，並且那扇窗被他養的笨貓一頭撞破也不過就是這週的事。

“你的房東把你的窗戶焊死了”

我已經無法分辨我的胃會那樣令人發狂地狠狠扭轉起來，是由於太晚吃飯，抑或是這張照片和謝零附上的話。

如同塞進去的廉價澱粉通通沒有轉換成血糖，我的手像超過十小時沒有進食一樣抖起來。“我家是落地窗”我這樣回道。訊息立刻地被已讀了，卻遲遲沒有回覆。我想，不能被他發現我確實很緊張，於是手一撇退出了聊天畫面，然後神經質地盯著手機，等著看他還會說些什麼。

過了很久，他才慢吞吞地說：“可是這戶的窗是開的”，他指的是鄰居那扇窗。

“然後呢？”

在我這樣回覆之後，一直到整個下午被燒過去，他就像啞火一樣，沒有再說一個字。我感覺我取得了階段性勝利。傍晚回家的第一件事，我就去按了鄰居的門鈴。

我壓著焦躁，在門口等著。過了幾秒，一個含糊的男聲從滿是雜音的對講機裡傳來：「……你好？」我咽了口口水：「你好，我是隔壁的住戶……」「怎麼了嗎？」

我愣了一下，這個人聽上去比我還要緊張。猛地，一個很可怕的想法襲上我的腦袋，萬一這個在和我對話的人已經不是那位清瘦的鄰居呢？

「……不好意思我有急事，能請你下來一下嗎？」過了幾秒的沈默，「抱歉，我不是很方便。」我幾乎已經看到鄰居倒在那裡懨懨一息的畫面了，「拜託了！一下就好，不會很久的。」我說。

我打開了手機的錄影，鏡頭朝向門口，放去了一旁的草叢裡藏起來，然後握緊了回家路上買的防狼噴霧，躲到了門的反向邊。

後來每次想到這段，都會使我忍不住笑出來。

當時其實我唯一應該做的，就是報警，然後躲上樓，遠遠地讓自己事不關己。那麼也許，往後那讓我幾乎發狂的一切都不會發生也說不定。但我那時的腦細胞幾乎都被衝上來的熱血燒熟了，我屏著氣等待，聽到虛浮的腳步聲傳來，一步、兩步、三步……終於停在門前。

門吱呀打開，我握著噴霧的手才半伸出去，就僵在半空中。

——來的人，確實是我的鄰居沒錯。

看上去一切都是誤會。我把噴霧收起來，慢吞吞地從門後的影子裡走出。他沒有什麼反應，倒是比平常熱情了一點：「嗨。」，他帶著一身濃厚的酒臭，用力過猛地刻意站直了，但依舊香飄千里。來都來了，我忍著反胃開了口：「你好，那個……想請問你今天有在這附近看到奇怪的人嗎？」

他眯著眼，眼皮單薄浮腫，底下的眼神混濁，不是很能理解中文似的：「奇怪的人？」

我草率點頭：「對，譬如說有人站在這邊拍照，或者想要爬窗之類的。」

「拍照？」他喃喃重複一遍，然後眼神突然亮了起來：「你看到拍照的人了？」

我被他嚇了一跳：「沒有。」

「哦。」他抽掉了骨頭一樣，靠上身後剝著鐵鏽的大鐵門，緩緩蹲了下去，抬起臉來，一團暈霧的光打在顴骨上頭，照出一片山稜，有光的長上來，映不到的就深深沉落下去。「我沒看到有人在外面，」他說完，笑了一下：「如果有的話，大概是貓吧。」，就抬手揮了揮，回去了。

目送他進屋，他駝著背的身影像一條狗邁回籠子裡。我去把手機拿起來，停止錄影，滴的一聲。然後一直到他從樓上傳來關門的聲音，我才想到，快一年了，我還不知道我的鄰居的名字。

我的鄰居，在我知道他的名字之前，首先知道了他是個酒鬼，然後在某天看見他指腹泛黃的燙傷痕跡後，我就知道，我大概再也沒有機會知道他的名字了。

我看著他從一天一次，變成三天一次，一週一次……然後就很少看到他出去餵貓了。有一次我睡前去拉開窗簾，鬼使神差往樓下一看，竟看見他躺在門外的馬路上，旁邊圍了一圈貓，月光打在他身上，荒誕劇的首席男主角。

我透過防盜窗的鐵條看出去，就像他被不鏽鋼切割成一段一段，整齊地落在柏油上。非常突兀地，我想起了謝零說的那句「你的窗戶被房東焊死了」。謝零說的很多話我都記得，其中最印象深刻的，大概是他的遺言。

就在我知道他是個意圖靠寫文章謀生的夢想家之後，我對他說，我想看他的作品。

“不行”

“為什麼”

“諾貝爾得主下凡怎麼能輕易被發現”

我笑起來，我喜歡他大言不慚的樣子，很快樂，像從現實裡頭撬開一個呼吸和遐想的缺口。

“拜託”

“既然你都這麼說了……”

“那就從了我？”

我握著手機等回復，遲了幾秒，他的訊息才跳進來：“要是有一天我死了，就把我的作品寄給你”

當時我並沒有太把那句話當回事，真正使我養成天天去看信箱的強迫症的，是在之後沒多久，我和謝零吵的那一架。因為在那次之後，我們就再也沒說過一句話了，每天看看信箱有沒有他的稿紙成了我確認他生存狀態的唯一方式。

而謝零是個虛偽的、毫無堅持的混蛋。也許是夏季燥熱騰蒸的暑氣催化，當我某天聽到謝零興奮地說著他的稿子得獎的消息時，我毫無喜悅的感情，反而只希望這個話題就此打住。我很清楚我不開心的原因，卻無法開口，只能虛意附和。

畢竟一個貨真價實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是不會對得獎這件事如此在意的。

他等於笑嘻嘻地毀了他建構的美麗假設，又或者是顯示了拼命追求他人肯定的那一面，低俗。喇一下，我那在凡塵裡隨意遊走的詩人掀開面紗，露出一口大金牙。我的美夢被他毫無知覺地一下一下敲碎，露出底下的磚頭和潮爛的木材來。

但如果只是這樣，也不至於忍無可忍。

他立刻又開始造美夢了。只是這次他造的虛幻裡頭滿是銅臭味，濃烈得幾乎要燻吐我。他說之前他投的比賽得到優勝，大受好評，開始有出版商來聯繫他了，除了第一名的獎金，接下來還會有採訪、企劃等等，受到群眾追捧之後，錢、權、利……還能有什麼得不到？

鍍了一層薄薄的金皮後，垃圾也能秤斤賣兩了。他戲謔道。

最後，他說謝謝我。

拜託饒了我，不要說謝謝我，這只會讓我感覺今晚所經歷的一切不快都是我自己活該。

“為什麼謝我？”

“我從你身上得到了勇氣”

“？”

“還有開關，我第一次能從別人的角度來看自己，這是我的靈感”

我關掉手機。把頭埋進枕頭裡，所有咆哮最終都變成含糊不清的嗚咽。

“我是真的喜歡你的作品”

“你根本一個字都沒看過吧”

我就算沒看過也知道，因為我們對於生活的無力感和憤怒是共同的。當我用網路蒙上雙眼，才終於嗅到同類的氣味，我們同樣孤單、同樣飄蕩。於是我擁抱他像擁抱自己，我們用互相欣賞來去學習欣賞自己。

但謝零卻對著我說，他寫的東西是只能賣錢的垃圾。

後來，我的鄰居搬走了。也許是涼天，也許是暖天，我記不清楚。我那天回到家，難得看到房東站在樓下，跟幾個住這附近的叔叔、嬸嬸湊著頭不知道說些什麼。基於禮貌，我點點頭，而他們的談話內容卻未經允許地擅自飄進了我耳朵。

「進前著有鼻著彼个味……警察安怎講？」

「走敢若飛咧……」

我攏了攏身上寬大的襯衫外套，抬頭看，風刷亮了天空，陽光有點刺眼，隱約可以看到隔壁二樓有工人在走動，大概是來修窗戶的。雖然也只是聽說，但我的鄰居似乎為了保留那扇窗的破洞，預付了一筆修繕費。

這件事的原委我也曾和謝零說過。

當時我吃著湯麵作晚餐，突然「碰！」一聲巨響，拉開窗簾去看，就看到隔壁二樓的窗戶嘩啦啦碎了一地，除了我之外，還有不少人也探出頭往那個方向。只見我的鄰居在裡面著急地看著貓，而貓已經衝破封鎖，呼吸到屋外的新鮮空氣了。

我興奮地和謝零形容：“那隻貓像飛起來一樣”

謝零打字跟回覆訊息的速度都算快，而那一次，他很少見的隔了近三十分鐘才回應。

“說謊”

我頓了一下，“我怎樣說謊了？”

貓沒有飛起來，牠肯定一身是傷，然後還要花他主人一大筆醫藥費。他接連說道。也許謝零是對的，因為我確實沒有看到貓。但那不重要，牠已經在我腦中飛起來了，身披月色，那一刻起牠就不是一隻撞得眼冒金星的笨貓，而是全人類的英雄了。

鄰居搬走的這天下午，我照常去看信箱，這次我一打開就看見一本文學期刊靜靜躺在裡頭。

我拿起來看，沒收錄幾篇作品，期刊名稱我連聽都沒有聽過，大概是小眾得不能再小眾，這個月出完都不知道下個月在哪裡的那種雜誌。

我幾乎是立刻就知道了，這就是謝零。

翻了翻，在某一頁果然看到了「謝零」兩個字。

「小說組第參名『南文山中』 作者：謝零」

我看著那個「參」字許久，才緩緩讀起內頁。而跟我想像的一樣，我果然喜歡他的作品，文字方塊組成的詼諧和揶揄，尖刻又冷淡，主角說他喜歡貓，因為貓會飛起來拯救人類。我望著在文章後頭的作家通訊地址，心想真巧，我有一個鄰居，他也很喜歡貓，曾經養過的那隻也會飛。

謝零留在上頭的住址，和我家地址相差無幾，僅是那端正無比的 11 號，彷彿自行截肢似的變成了 10。

那扇對講機要壞不壞，沒有貓眼，陌生又神秘的 10 號門扉。

我用力閉緊眼睛。啊啊，緣份真奇妙。

收到雜誌之後的幾天，我一直在做夢。

我白天查了一些海洛因吸食者的資料，夜裡就夢見謝零手指上的燙傷痕跡。

我也一直想起那天謝零在酒氣的團團包圍之中，坐在他住處樓下的大門前，抬頭說話的表情。就好像餘燼用盡最後一滴燃油，奮力地伸出火苗——最終還是熄滅了。

以前我一直以為我的鄰居是個靠父母匯錢來養的無能青年，現在想想，也大多是從左鄰右舍的嘴裡聽來的。沒有正經工作是真的，但謝零不只一次和我提過，他想要他爸媽認同他在做的事情，因此我覺得，也許他是真的沒有跟父母拿錢吧。

畢竟我一次都沒看到有外地來的老夫婦到訪隔壁過。

謝零就這樣一個人孤孤單單地，在沒有人知道的地方消失了，好像他從來不存在一樣。但每當我抬頭看到我桌前的防盜窗的時候，就會浮現出「也好」的想法。

謝零終於和他的那隻貓一樣，衝破桎梏，乘風歸去了。

他的離去不能怪我，歧視酒鬼和毒蟲是整個社會的共識，與陌生人保持警戒則是共業。我在維持自身基本安全的條件下付出了足夠多的真心，那麼誰也不能怪我，我不能為了捉住他的手連自己也一塊沈淪下去。

我沒有辦法捉住他的。在那樣的情況下，甚至連理解他都不可能，他當時畢竟只是一個一年都沒說超過三句話的男鄰居。

他說的那句「窗戶被焊死了」，大約就是這個意思。我們都在雞籠裡面，勤勤懇懇地下著蛋，人類去到動物園以為自己是觀賞者，殊不知回到家自己也是被觀賞的。資本家，或者更虛幻的概念——神明之類的。又或許我們所經歷的這一切不過就是四維生物手裡的模擬遊戲，牠要我們彼此猜疑、冷漠，為求自保就拼命地往別人身上貼標籤，而貨幣交易鎖死了人賴以維生的基本資源，就確保了我們誰也別想安然逃出。

於是沒有正職的謝零、沒有愛人朋友親人的謝零、喝著酒的謝零、吸著毒的謝零，通通被乾脆地關在了「非正常」的籠子裡，也許上頭還貼著「畜生危險 請勿拍打餵食 否則後果自負」的警告標誌。

沒有人去尋著脈絡找到他，而最令人難過的是，那條脈絡甚至不難找，就擺在那裡，看與不看的區別罷了。

我闔上雙眼，在睡前重複告訴自己，我也在籠子裡，不同的籠子，但總歸是沒有心力的——我頂多只能算沒有竭盡全力做到全對。

因而錯不在我，是封死他去路的整個社會。

有一本我說不上多喜歡的漫畫，裡面一個配角說：「出生入死的經驗不見得會讓人成長，但枕邊堆積的落髮、喜歡的夾菜麵包消失在便利商店裡，這樣微小的絕望則會。」

在時間被延展拉長之後，我發現謝零的事，和我那碗溶化成糖水的冰一樣，不過就是這類微小的絕望罷了。

我把日子過得如同一窪死水，照著路線循環往復地走，而當我發現生活裡唯一不可預期的竟然是氣象預報的時候，就會猛然又想起他。他像一根刺，不痛，可是就是扎在那裡。

我和謝零在樓下說話的那天恍如隔世，那天在他下樓之前，我把手機放去了草叢間，讓它像條伺機而動的蛇，靜悄悄、忠誠地看著一切。窗外月光普照，照進屋子就被條狀的影子裁斷了。我手裡握著手機，謝零最後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傳來，我突然很想出去走走。

披上針織外套，把影片傳去給謝零的帳號，然後封鎖了他。

我走在人行道上，地磚閃動著細碎的亮點，像踩上了銀河。我拿出手機，拍下了腳下的星空，畫面的盡頭是我學校前的火車站。我打開了通訊軟體，下一秒想到這則訊息已經不能傳給他了，終於蹲在地板上哭了起來。

我的眼淚染深了一小點地磚，我看見紅色啪嗒一下變深，它會穿過這一片冷硬的假象，落在另一個世界變成雨嗎？當他淋濕了兩肩，會知道那場西北雨是為他而下的嗎？

我抱緊自己，巨大的孤單變成惶恐膨脹著將我一口吞噬。你們把他的窗戶焊死了！你們把他的窗戶焊死了！我也許聲嘶力竭地尖叫，也或許沒有，我的意識和現實一邊是油，一邊是水，中間滴了清潔劑下去，從此日夜交錯、天地倒懸，在走一步倒兩步的暈眩之中，彼此相融再也無法分開。

後來我時常覺得我又見到他了。也許是真的也說不定。

